

# 中央周刊

民國十七年創刊  
第十卷第廿七期

目錄

目錄

美國援華約一波三折

周西村

外交隱士答客問

孔者

蘇聯新聞内幕

徐世廉譯

批評之批評

職業宣傳家口中的「光明」

康辭

新開的「國貨」  
俞鴻鈞七百餘萬  
幣制改革尚須時日  
一尙須整理結束

張君勳急與不急  
土地產長效受影響  
司徒大俾有去職說  
南韓近觀

國幣

扭轉中國局勢之關鍵  
赤色魔手伸向亞洲

天風海濤樓雜記

梅隱盒讀勝

危言

讀者投書

都城畫面

厚菴

伯商

君平釋譯



# 美國援華的一波三折

周西村

## 一、美國何以削減援華款項？

美國援華法案，立法院於六月二十二日之會議中通過後，即行咨覆行政院，以便根據此法締結中美邊境協定，使美國援華行動，進入更具體的階段。因美國國務部之要完成與中國政府簽訂邊境協定草案，就是為了實施全面援華計劃，並成立中美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使中國能在財政上復員，獲得現款充實國庫。

雖美國援華計劃款項，眾院撥款委員會於六月三日將四億六千三百萬元，削減了六千三百萬元，並將原定截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止的一年期限，延長至六月止，看來美國的援華計劃打了折扣，且四億元為數太少，能否達到援華效果，甚有問題，好在王世杰外長於六月二十二日暨現立法委員之詢問時已說明：中國與美方交涉時，范登堡曾表示：四億元為援華之開始，且美國眾院撥款委員會，并非單獨削減款項，在眾院所撥之六十五億三千三百七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八元的款項中，共削減了五億五千三百萬元，這還包括了對華援助款項，也包括了對歐、對希、對土援助及對的港幣匯費，對日本、朝鮮經濟復興費等，因美國國會對於對外援助，素具兩種不同的看法，自光緒帝那清道是美國應有的基本國策，也是對國際上另一勢力鬥爭的有效武器，縱然美國人自己已深察其弊，也要使世界上幾個重要地帶的人民不致飢餓，俾共同建設防共的障礙，以保障美國的安全與世界和平，故對援華款項，主張積極進行。另一派則較為保守，他們要將美國納稅人的担視為前提，他們在計算對外援助時，要核算對於每一個美國人身上所担負的負擔，并考慮是否將影響到美國本身的經濟發展。

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就說過：待中國走向和平與憲政的實際時，美國即可到來。中國的憲政早已實施，且正朝著此一大道邁進，至於和平當須首先肅清共匪，仍待對於美國更大援助，美國即中途削減援華款項，誠不能不使人感到驚異。

紐約世界電訊報曾說：「這一舉動將打擊美國盟邦之精神，和彼等對美之信心」。此似大有可慮之處，因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均以援華問題作爭論中心。在援華案提出前，共和黨以此為攻擊民主黨對外政策的武器之一，他們盡力圖買杜魯門對華之袖手旁觀，且當援華案提出國會後，馬歇爾在眾院外交委員會上說：假如國會不能同時討論援華計劃與援華計劃，則可繼續中斷部分先行

通過援華法案。由此可推測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的援華法案，是出於共和黨的壓迫，而以憲法之主張選舉與經濟管理援華，實更為共和黨人極高明之一智，但誰也想不到共和黨人促成的方案，又在共和黨人佔優勢的眾院與撥款委員會中被推翻，這實在不能不令人感覺遺憾！

## 二、援華款項之削減實為親者痛而仇者快

眾院撥款委員會解釋削減理由的報告書中指出：「從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以來，美國對外援助撥款已達一百八十一億八千二百萬元，其中大部分都自預備了，并且對於美國的財富大有損削，它并指出其所以削減援華款項，就是「以前的援華歷史，并不十分有利」。這當然不是實在理由，基本原因是共和黨人士想削減對外援助，減輕人民納稅額，以便在行將到來的大選中，博得人民的歡心。但此舉定不智以極，非但表現出共和黨前後主張的矛盾，也暗示內閣意見的分歧，世界輿論報載為這反而將大大減弱共和黨在大選中的信譽，確非尋常無因。

美國在道世界兩大集團變遷之際，彼此在進行劇烈競爭的今日，不能不買起支援民主國家，抵抗共產主義威脅的責任。如減輕納稅人的担視看，外援助款項削減，甚至應全部取消，但在舊民主黨團正迫切需要美援時，又將外援助款項削減，實在是自食前言，為親者痛而仇者快。如蘇聯與理報之代接受美援之歐洲十六個國家，將六月十三日定為國難紀念日，它之所以鬧這一玩弄，即可表現其恨美援之未能全部削減。

美援之削減因為對歐洲十六國之一大打擊，對中國之戰亂國實亦不無影響，因自日本戰敗以來，中國之經濟已漸趨惡化，交通之被破壞又使物資與消費中心及各口岸隔離，共產黨之叛亂更使糧食缺乏，政府之支絀日高，此種情勢之下，中國當希美援早日到來。且中國政府對美援之運用已早有計劃，因在馬歇爾備停國共衝突時，美國就已開下了一張對華五億元貸款的支票，以馬歇爾沒有取消中共的偏面目，把它當作一個普通政黨，使國幣完全失敗，馬歇爾去後，另一張美國援華的支票又出現了，那就是要中國擴大政府基礎，實行民主改革，然後撥付五億元貸款，中國雖一一照辦，美國的對華貸款仍是懸崖梯，不見人下來。

去年五月正當十萬韓共軍隊，協助中共在東北發動攻勢，眼看在六月初，外軍也入獲新西北塔山，中國在共匪這種變質下的猙獰攻勢下，美國雖正

在援助希土反共，對中國之遭受共黨威脅却非但不予顧，反而停付對華的五億元貸款，後來經探知援華重要的人士一再呼籲建國，在十一月間馬歇爾出席眾院外交委員會說明經濟援助計劃之時，始對國務院正準備一項援華計劃，每月預計為二千萬元，將於一九四八年零提出。到十二月十九日，美國參眾兩院聯席委員會却又通過自願捐結束後對華撥款項下提出一千八百萬元，作為對中國的緊急援助，使其成為此次援華的開始。

### 三、援華計劃如一足之鼎

今年二月十八日，杜魯門總統向國會發表援華咨文，他認為其時已必多一幫助防止中國經濟之惡化，并使中國人民有機會發動重建經濟穩定情形所必需之自助措施，乃請參眾兩院制定一九四八年援華法案，通過援華款項五億七千萬美元；至一九四九年六月為止，其分配情形如：小麥與公米一億三千萬元，棉花一億五千萬元，石油一億一千萬元，肥料三千萬元，煙草二千八百萬元，其他的原料三千二百萬元，重要設備零件三千萬元，復興建設費六千萬元。這個計劃完全着重於經濟方面，且總數的六分之五是為了消費之用，於是引起了美國國內部份人士的評擊，認為需要建設性的援華，而不要這種救濟性的援華。

美國國會收到杜魯門總統的咨文後，在討論中也引起了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中的指摘，如周以德就指出援華計劃如一足之鼎，缺少軍事支持和幣制改革兩足。眾院外交委員會乃特為此於三月初邀請麥克阿瑟及陳納德返國報告，並於四日邀請魏德邁出席作證，滿立德和亞爾門亦有援華建議案向眾院外交委員會提出。麥帥雖於三月三日覆電不能應邀返國，但他仍強調軍事援華之重要，陳納德於三月十日出席外交委員會，亦主張在三年內撥款二十億元，總會更繼續採取聯總總長魯克斯，前美國駐華大使高思，聯總中區分署署長艾格頓等的意見。眾院外交委員會綜合各方意見之結果，遂對援華計劃應經濟軍事并重，并將援華法案合併於援外法案之內。外委會共和黨議員於三月十二日一致決定這個意見後，議會遂另行起草援外法案，將軍事援華包括在內，而於三月十九日在眾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對外援助法案下，對華之軍事援助一億五千萬美元，經濟援助為四億二千萬元雖與政府原擬額數相同，但用途大有變更。

參院外委會於三月十二日起草援華法案，通過以四億六千三百萬元援華，其中以一億元用於軍事，較政府原請減少一億另七百萬元。三月二十六日參院外委會則對參院提出報告，這該法案於三十日即告通過，但參眾兩院的決議，尚有待於眾院之議決，如眾院法案規定實行期限為十五個月經濟援助共四億二千萬元，并特別劃出一億五千萬美元之軍事援助，參院法案則規定期限為十二個月，但這兩款與連同其他歧見，於四月二日在兩院聯席會議上獲最勝，規定四億六千三百萬元之對華援助，其中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為軍事援助，其餘則為糧食、肥料及原料建設之用。杜魯門總統於四月三日簽署此項法案，美國之援華方案遂至此告成。

### 四、美國援華應更有效地訴諸行動

美國政府為欲迅速使援華法案實施，杜魯門乃於五月十日咨請國會撥款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除一億二千五百萬元供給中國作其他用途外，關於經濟援助部份，杜魯門總統依照國會授權將其劃分為如下兩項：一、二億七千八百萬美元，用以援助維持中國民生經濟所必需之輸入品；二、六千萬元用於從事中國不受戰爭影響地方之農村復興及建築計劃。但未料經過二十日之討論，美國之撥款委員會又削減援華款項，且經眾院通過，這實為對援華計劃作一尖銳諷刺。試問僅六月五日之紐約時報載稱：「眾院撥款委員會削減援外經費約百分之二十五之提議，整個經濟合作計劃已瀕於危，且國會自身所竭力敦促之援助亦遭削減，此無異不守信約與自食其言」。

且美國的前減援華，正值美國經濟合作總署援華執行人賴禮漢先生及專家十一人，由史蒂爾曼 (Charles L. Stillman) 領導組織一視察組，來華協助恢復中國經濟，組員包括運輸工程師彭斯定 (Edgar M. Hastings)，礦務工程師浦力克 (P.R. Paulick)，律師齊克爾 (Shlman Chickering)，經濟學家蘇德諾 (John D. Sumner) 和派克 (Pawl. Paykty)，農業顧問莫萊 (Dr. Raymond T. Moyer)，電力工程師威爾遜 (Charles A. Powell) 和惠特曼 (J.D. Whittemore)，行政官員威爾遜 (Hugh A. Wilkison) 及史蒂爾曼的特別幫辦格萊第 (James Grant)。當他們於六月七日抵華後，中國人民均欣喜不已，因深望已久的援華，至此進入執行階段。

賴禮漢先生之於來華途中，美國雖將援華款項削減，但想賴氏於目擊中國實況後，并對以前當前的世界，一定感到有向國會進言之必要。且參院領袖如范登堡先生等，表示要為恢復原有數字進行爭辯。美經濟合作局執行長官羅夫曼亦於六月十日採取領袖地位，促使參院恢復對華援助中眾院所削減之六千三百萬美元，果實此項削減將損及援華計劃。

參院撥款委員會在此種情勢之下，乃又於六月十四日通過撥付美金四億六千萬元，作為援華計劃第一年度之費用，使眾院所削減者除零數自外均已恢復，但參眾兩院以對援外撥款問題無法折衷，曾使兩院聯席會議一蹶陷入僵局，直至六月十九日始獲致協議，通過六十億三千零七十一萬零二百二十八美元，直至六月十九日始獲致協議，通過六十億三千零七十一萬零二百二十八美元，併合援外計劃撥款法案，但其中援華計劃仍僅為四億六千萬元，以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之經濟援華款項交由經濟合作局處理，并取銷眾院所通過援華款項之監察必須依照援助希土兩國方式辦理之規定。關於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應與中國作軍事或其他用途之規定，則仍無變更。

這些異議能抵制聯邦擴張人士的想像，仍距離了一段遙遠的途程，希冀美國的援華，能更有效地更進一步的訴諸行動，因中國與美國之關係極為密切，中國之為獨立國家對美國在太平洋之安定又極重要，而中國之復興，更為安定遠東所攸關，故美國應繼續現時計劃，使今日之援華僅為一開端，以防止共黨勢力的擴張，使人類的和平與安全獲得保障。

一九四八、六、二七於南京中山路三九號

# 外交隱士答客問

記者

「美蘇的「冷戰」，在現階段下，雙方都是採取「攻勢的防禦」(offensive Defence) 的戰略，雷聲大雨點小，我們不必期待戰爭，而且還應該努力防止戰爭。」

「國際對日問題的一切糾紛，必須以迅速召喚和會為解決途徑，日本經濟復興，必須以日本的政治改造為前提。」

「我們理想是：聯合與這個世界機構的健全發展；而在遠東，則以中日韓為中心的「亞州聯盟」或「亞東聯盟」，作為聯合國的「區域組織」(Regional Organization)——聯合國的基石，只有強壯民族的聯合力量，才能得却(Cualify)為聯合國的「區域組織」。

「美蘇「冷戰」的危險，才能構成美蘇的關係橋樑，世界和平的階梯。」

「中國外交政策的真諦，應是三民主義，中國外交的精神，應在自主獨立。……政策決定行政，戰略決定戰術。但有時行政會影響政策，戰術會影響戰略……行政外交部長，應負政策決定的主要責任，行政效果的全部責任……外交是有秘密的，而秘密的外交，是落伍了的。外交秘密與秘密外交，是兩回事。」

是一個忽忽忽隱隱，時而陣雨的天，記者去訪問老友邵先生。時間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地點——玄武湖附近馬家街的一角。明窗淨几，面臨小小魚塘，四周靜悄悄的是一個極好「談天說地」的場所。

邵先生在外交界已經可以說是個「老資格」，而年齡上却還是我的一「小老弟」。他在戰時任兩委員，從秘書兼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以最高當局的外交謀士，兼外交部發言人地位，曾經「盡極一時」。當時與李惟果先生，並稱為「有為的龍兒」。戰爭結束，邵先生剛從美境回來，就被派到陸軍總司令部去任何總司令的顧問。其時李惟果先生，正是總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這兩位「龍兒」，又各展長才，為黨國做了一番事業。尤其邵先生軍機四馬的，在南京「大日本中流派軍總司令部」，拿他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日本陸軍大將岡村晴次，便一百零八萬的「皇軍」，安穩無事的投降。這其間是有一幕歷史的。不過今天李先生身兼中央宣傳部長及行政院秘書長要職，宏猷大展；而我這位老友，初則一度內定為駐土耳其大使，繼而改派為駐德代表，受了美蘇冷戰的影響，始終未曾去成。如今據說又搞了「人事」問題，屈居外交部「顧問」一職。錦囊妙計，藏在袖邊釣魚，更看隱士的生活。時乎運乎，知友們都替他不平，惋惜。

平，惋惜。

「老邵，我沒有像你那樣閒情逸趣，我今天是來討債的。」「好吧，過幾天。」「又是過幾天，不行。」「那末，就是今天，現在，不過我的老毛病你曉得我喜歡「想」，「喜歡「幹」，而不喜歡寫。」「對不起，我們中央通訊部不辦「想」，也不辦「幹」，我寫本刊物讀者服務，你不寫，我來寫，都可以。」「好吧，你問我答，我說你寫。不過有一條件，我說的你不能一起都寫出來，凡是我說而你能寫的，我負責任。我說你不能寫或者我沒有說而你自己寫出來的我不負責。」「就像這樣討債還債好容易答應「還債」而條件却又這麼苛刻。本文篇首括弧裏的文字，邵先生寫實，以下記載的邵劉問答，我(編者)自文實。」

劉：

「最近反美扶日運動，國內外都鬧得扶日，反扶日運動，是共產黨發動，想利用它來反美，反政府，來離間中美關係。也有的說美國確在扶日，反扶日運動，完全是愛國運動。你將怎樣？如果美國沒有扶日，再好沒有？如果確在扶日，我們中國應該怎樣去解決這個糾紛？我們中國對日本，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政策？」

邵：

「你還有什麼問題？請貴社長一起開談來。」

劉：

「問題多得很，譬如說：一個大家都討論過的很嚴重的基本問題，就是美蘇關係究竟怎樣？打呢，不打呢？如果打，什麼時候打？如果不打，又怎樣？這個問題最基本，因此和我方才提出的反扶日問題，當然是有聯關的……」

邵：

「對，和平不可分，任何一國的問題，都和整個世界問題有聯關的。而今天的世界問題，主要的也就是美蘇問題。對得很，還有什麼問題？」

劉：

「慢慢的來吧，你先把這兩個問題答覆，再說。」

邵：

「好吧，先從基本問題講起。誰都知道現在整個世界，一面有美國領導資本主義國家，一面有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國家。這個基本形勢，在第二次大戰期中，已在逐漸發展。美蘇在戰時，因大敵當前，取一致行動。但同床異夢，各懷鬼胎。戰後看破這點，曾想轉變對蘇之關係為反蘇反共之戰。由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史丹林辭職「第三國際」的策劃的成功，摧毀了聯日反蘇反共的共同目標，解除美英對蘇聯

世界革命的疑懼；終於美蘇集中了全力先打敗了納粹德國。不過這其間美英亦曾看到蘇聯下令解散第三國際，僅僅是共產國際組織策略的轉變，而不是世界赤化的真正終止。他們認為蘇共在東歐巴爾幹各國所領導的戰時「愛國陣線」，無疑的是共產黨人爭取戰後政權的變相工作；而亞洲的中共，表面上雖是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合作抗戰，骨子裏也在準備爭取戰後共產政權。延安所聯繫的日共、韓共、緬共、新共、馬共等等工作，都是共產黨人整個戰後亞洲工作圖案上的點線。所以美英一面聯合蘇聯對敵作戰，一面仍隨時警戒，以防共產主義之蔓延。即百爾主強改裝美英聯合參謀本部的戰略，從巴爾幹至蘇聯，其戰略的目的，即在於此。這其後的西歐聯邦計劃，乃至於今天馬歇爾的援歐計劃，和美國所支持的西歐聯盟，無非都是對付東歐赤化的一個策略。再看蘇聯聯共的領導者，亦非傻瓜。他們早已看透美英的動向，步步預防戰後資本主義的攻勢，在戰時即已運用佔領國與佔領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在的矛盾，以淪陷國家的「愛國陣線」，以東歐國家的「斯拉夫民族主義」，掌握了東歐巴爾幹的領導權，而有今天所謂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一輩以及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的產生，竭力防止資本主義的侵入，形成了目前歐洲對立的形勢。反轉來說中國吧，在戰時的世界戰略下，戰時的國際戰略下，同樣是被輕視被遺忘了的。戰時馬歇爾謀略總長的世界戰略，是「歐洲第一」，「先擊潰德國」，這個戰略，爲美所策動，亦爲蘇聯所歡迎。因此，中國戰區，祇是一個 Holding line，不要捲，也不必攻。可以說珍珠港前，中國是單獨作戰；珍珠港後，中國何嘗不是單獨支撐？蘇聯的朋友們，更振振有詞的說：「前門對敵，後門對蘇聯平安，我們不能兩面作戰呀！」唉，你想想看，如果沒有中國的抗戰，俄國人的後門，那能平安？沒有中國的支撐，美國人又怎能全力以擊潰德國？戰後馬歇爾總長的目的，雖然已由納粹主義變爲共產主義，但是他那防止共產主義的世界戰略，依然是「歐洲第一」，亞洲其次。亞洲方面，又是日本第

一，中韓次之。戰時的租借法案是如此，目前的援外法案亦復如此。馬歇爾是拿他參謀總長時代的世界戰略的頭腦，在編制指導他現任國務卿時代的世界戰略。所以援歐第一，援日次之，援韓援華又次之，在遺囑就遺囑伏着扶日與扶日問題的編子。至於蘇聯呢？他在歐洲對付美英的情形，方才我已講過。在亞洲方面，有人說蘇聯正在指導中共，運用韓共，乃至東南亞各地共黨，以與美國乃至蘇聯認爲美國附庸的中英法荷政府直接的或間接的鬥爭。這話真否，姑置不論。但從結果方面說，至少中共韓共，乃至其他各地共黨的戰略戰略，是與聯共的世界戰略相配合的。所以美蘇的冷戰，在現階段下，雙方在軍事上步步設防，取着防禦的態勢；而在政治上，則都積極進攻，想拿他們政治上優越的攻勢，去掩護加強他們軍略上的防禦。也因此所以雷聲大雨而雨點小。如果有人希望美蘇在最近將來發生戰爭，這真是癡人說夢。如果我們不是「戰爭販子」，「我們不必期待戰爭，而且還應該努力防止戰爭。」邵先生一口氣說到這裏，呷了一口冷茶，連吸了幾口大克雷斯，繼續的說：

「我們把握住了基本的主流之後，再讓我來答覆你提的扶日與扶日問題。美國在日本所取的政略，是防共政策。這一點美國官方都已聲明過，這是毫無疑問。方才我也已分析過，這是美國整個世界政策的一環。問題是在究竟美國是不是在扶日。我認爲這個問題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譬如說：日本鋼鐵年產量現已一百六十七萬噸，如果照舊維持或日本五年復興計劃，就要增到八百萬噸。這一百六七十萬噸的鋼鐵年產量，甚至於將來可能的八百萬噸，在美國的生產力說來，當然是微不足道的，不能相比。因此，在美國看來，亦無所謂「扶日」。但在韓國、中國、菲律賓或澳大利亞看來，且不說將來，且且可以說超過了這幾個國家鋼鐵生產量的總和。所以他們認爲美國是在「扶日」。這不過是一個例子，主要的就是說：日本的經濟復興，從美國的標準來衡量，和從我們中國或菲律賓等國

的標準來衡量，同一問題，必然產生不同的看法。其次，你說反扶日運動是愛國運動呢，還是共產黨運動的運動？我的答案是，兩個看法都對。反扶日運動，確能免有共黨在策動，但你也不能否認大多數反對美國扶日的人，是完全出於愛國人士的動機。我認爲今天政府最感到煩瑣的，到不是愛國人士的扶日運動，而是共產黨人可能運用這個愛國運動，使它發展到離間中美反對政府的結果上去。政府中間若干保守份子，想拿「紅帽子」來平抑這個運動，是不安當的。同時若干愛國人士，爲了愛國，祇曉得發聲聲明，寫篇文章，做做反對運動，而結果可能被人利用，這也不是出於本意的。因此我認爲政府中間，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都應該拿出辦法來才好。備有破壞而無建設，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那末你看有什麼辦法？」

「我曾經分析過這個問題的來源，注意這個問題的發展，以及這個問題在國內外的反響。在目前，我認爲應在兩個對日問題的一切糾紛，必須以迅速召開和會爲解決的途徑，清算的辦法。」

「召開和會，誠然是個總清算的辦法，而且日本投降已經三年，和會也應該召開。問題是：去年九月美國也曾召開過和會，結果因爲美英都主張十一國三分之二的多數表決，而蘇聯堅持四外長會議和否決權，我們中國又提出十一國和四強否決權，像這樣，請問和會召開的可能性在那裏？」

「這話很有道理。據社長的質詢，究竟是有點顏色。不過貴社長要知道這一年來的形勢變遷很快，也變得很厲害。第一，我們先看看蘇聯吧？蘇聯在遠東委員會，固然握有否決權，可是遠東委員會有一個巨大的漏洞，就是授權委員會，可以先行採取緊急措施。蘇聯認爲委員會就是利用這個授權，在日積極進行扶日反蘇防共的措施。因此，在遠東委員會，蘇聯雖有否決權這個法寶，而事實上無法使用。至於東京的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中英蘇的代表，在實際上僅備軍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顧問諮詢；因此，盟軍統帥可

的標準來衡量，同一問題，必然產生不同的看法。其次，你說反扶日運動是愛國運動呢，還是共產黨運動的運動？我的答案是，兩個看法都對。反扶日運動，確能免有共黨在策動，但你也不能否認大多數反對美國扶日的人，是完全出於愛國人士的動機。我認爲今天政府最感到煩瑣的，到不是愛國人士的扶日運動，而是共產黨人可能運用這個愛國運動，使它發展到離間中美反對政府的結果上去。政府中間若干保守份子，想拿「紅帽子」來平抑這個運動，是不安當的。同時若干愛國人士，爲了愛國，祇曉得發聲聲明，寫篇文章，做做反對運動，而結果可能被人利用，這也不是出於本意的。因此我認爲政府中間，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都應該拿出辦法來才好。備有破壞而無建設，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最近最新的紀錄，盟國會從開會到散會的時間是十九秒鐘，連擦一根火柴點香煙的時間都沒有。蘇聯那裏邊能夠批評美國的扶日反蘇政策。所以俄國人應該覺得很明白。美國單獨管制日本，多管制一天，對於蘇聯亦愈不利一天。只有迅速召開和會，他才有發言。其次，英帝國集團吧：英美對於和會的主張，本來是很接近的。可是這一年英國對於日本的外交政策，對於英鎊集團極為不利。澳大利亞的外長，竟公然聲明美英扶助日本工業，將成爲太平洋上的威脅。因此，最近英帝國集團，表示願與蘇聯行考慮，他們所提的三分之二的主張，促成早開和會。再說美國本身吧：美國扶日政策，本來和他的援助政策，是會有間隙的。不過美國援助方案，是由美國與被援助的若干歐洲國家共同草擬，顯露到各國的利益。而扶日政策，則是美國片面的考慮，未曾考慮到太平洋沿岸亞洲各國的利益。所以引起反對。華盛頓的電報，亦表示國務院深恐對日政策，會引起美國在遠東的孤立，而失去了若干盟國對美國世界政策的支持，雖然，因爲美國國內經濟總統的關係，對於召開和會，或不能立即行動。但至少對於這方面的態度，是有點動搖起來了。至於我們中國，爲了對蘇對美乃至對日關係的澄清，更不必說，是應該早開和會。而且就我個人說，我是一再主張政府應該立即自動自主的起來邀請有關各國，召開對日和約的初步會議，而且政府更應該把握這極有利的時機，去設法貫徹我們十一國包括四強否決權的主張。

劉：「唔，給你這樣一講，我也有點動搖起來了。如果召開和會是最好的辦法，而目前的時候又很適合，那末你看地點呢？」

邵：「這個我到沒有什麼意見。不過在中國開會，政府可以節省點外匯。如果在文武兩開會，那更好了，離我這裏這遠，還好在文武兩開會，那更好了，離我這裏這遠，還好每天走過去勞勞勞呢。」

劉：「話說回來，不管美國扶日與否，日本既不讓德國那東西分割，又不像德國那樣用北切斷，更不讓我們中國這樣共匪作亂烽火連天。而日本人又肯填填吞吞，日本的復興，是毫無問題的，因此就說中日兩國的關係說來，你看我們的態度，應該怎樣？」

邵：「簡單一句話。我認爲日本的經濟復興，必須以日本的政治改造爲條件。一個不民主的日本，是無關於世界。反之，一個不民主的日本的經濟復興，是必然要走到侵略之階去的。」

劉：「說到這裏，我於是轉變話題，而且把現實問題告一段落，另行提出了將來的問題。」

邵：「和會還沒有開成，我到想問你，東，有一個怎樣的構想。也可以說，你個人的理想如何？」

劉：「這問題提出以後，暫時沉默了一分鐘，我們這位「學士」，一面抽着煙，一面眼睛朝天花板，憤憤和熱忱，充滿了他的額面。但他依然很鎮靜，很幽默的說：

邵：「理想？當然，除非是有腦袋的猿子，和沒有腦袋的人，才會沒有理想：記得一九四五年那年的春天，我在美國東部參加了太平洋學會國際會議以後，又趕到西部舊金山去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從此以後，我愛中國，同時我又愛上了聯合國。我以爲隨便那一國人士，如果祇愛他自己的國家，而不愛聯合國，那末戰爭還是不可避免。聯合國世界和平組織，確是一個偉大的構想。我的理想，就是聯合國這世界機構，能够健全發展。因爲它的目標，是和我國古人所說的「世界大同」是一樣的。讓令今天聯合國的前途，受了種種政治的阻礙，但我相信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必然的會大家起來排除任何困難，維護這個機構。在遠東方面，我一貫的相信將來在適當的時候，我們能夠聯合日本韓國，乃至其他亞洲民族的進步民主人士，成立一個「亞洲聯盟」或「亞東聯盟」；拿這個「亞東聯盟」或「亞洲聯盟」，去作爲聯合國的「區域組織」。以一個新的更細密的聯繫，去作爲新的世界和平組織的基石。亦可以說，只有我們亞洲民族的聯合力量，才能夠消滅英蘇「冷戰」的火焰，才能夠構成美蘇關係的橋樑。世界和平的

聯席。我們若干同志所組織的「亞東協會」，我和聯席同志所創辦的「新亞通訊社」，都是爲了這個聯席而來的。當然，我所說的亞東或亞洲聯盟以及新亞通訊社，都是根據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的理想，與日本人那種「獨佔的排他的」大東亞共榮圈」，是絕對性質不同的。」

劉：「這幾天行政院開外交委員會，都有很徹底很熱情的質詢；還有人批評秘密外交，主張國民外交。你是外交部高等顧問你對於這些問題，怎樣看法？」

邵：「記者在引誘，而他在警覺。」

劉：「外交部的顧問，無高等低等之別。像我這種掛名的顧問，亦無事可做，尸位素餐，我認爲很對不起國家，良心很是不安。所以我最最近我正在考慮……」

邵：「好極，不啻高等低等，你就是一個有看法；而且這個問題是我今天所提的最後一個問題，請你答覆了這個問題，你就可以鬆懈，我亦可以回過頭去。」

劉：「好吧，既然這樣，我就連命繳卷。」

邵：「他若斷若續的說：

劉：「中國外交政策的真諦，應是三民主義。中國外交的構想，應在自主獨立……；政策決定行政，戰略決定戰術，但有時行政會影響政策，戰術會影響戰略……；行憲外交部長，應負外交政策決定的主要責任，外交行政效果的全部責任……；外交是有秘密的，而秘密的外交，是落伍了的。外交秘密與秘密外交，是兩回事……；說到這裏，邵太太敲門進來說：

邵：「好，吃飯吧，正好我也說完了拉我去吃飯。席間記者還當了邵太太的面，開邵先生的玩笑。」

（下接第17頁）

# 蘇聯新聞內幕

## 編輯生命

### 毫無保障

雖然蘇聯每份報的報頭下，都印有「共產黨某委員會機關報」，「某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某工會的機關報」等字樣，事實上，編輯們不從這些「虛行人」。

## 中央的耳目

發行共產黨某委員會，只有向中央委員會宣傳部要求撤換編輯的權力。

如果蘇聯編輯配了政治權限。編輯呢，經過形式上的選舉而同時成爲地方黨部「政治局」的委員，如果他們爲地方政治局的決議案，而不完全符合中央宣傳部的指示，他便不聽黨部決議案在他的報上刊載。

到蘇聯法可以使中央約束「地方利益的拾遺」，編輯知道自已受中央的支持，可以舉槍四濺，反對地方黨部的決議，也可以不理睬地方工會和地方政府機關。

他這樣做法，因爲他是中央委員會在當地的耳目。

事實上，編輯想表現一番政治眼光敵對的機會也極少，無論是他，無論地方領袖，無論中央委員會畢竟都是彈的那個機關兒，列寧和史達林的一要。

## 老術士的挫折

全蘇聯在一個報館裏就五年以上的編輯，屈指不到十個，編輯在一個報館裏做不到一兩年，就被調到別個報館去，已經成爲慣例。

同時自從革命成功以來，還繼續留在同一報館裏的編輯，也不到十個。

受益大的人所付的代價也大，編輯人員經一九三六至三八年的一層層以後幾乎全部換了新人，那些老黨員記者，在他們編輯室裏，寬容了某些準自由的行動以後，一批從新聞學院訓練出來的新人，就不折不扣的以「新聞官」整版取而代之，從此蘇聯的編輯部十足成了政府機關。

許多編輯都因爲犯了「政治錯誤」，或者曲解中央的指令，而付出生命，以爲代價。

我個人親見九個編輯：三個被槍斃，三個關入集中營，一送撤職，一個病死，還有一個失蹤，至今音訊全無，慘絕的是明斯克和坦波夫的報館編輯，老共產黨員斯得爾和哈弗羅斯基以及塔斯社的總編輯維勒萊基。關入集中營的是莫斯科的廣索毛斯卡那真理報的助理編輯拉洛夫；莫斯科的無線電夜報的編輯羅克維奇；

## 愛倫堡和柴拉夫斯基

以及海參崴的一個報館編輯阿歷克賽夫，乘辛格生情死了（否則他也逃不了進集中營。）

撤職的是遇該納，曼紐斯基，中央委員會出版的費報「鱈魚」的編輯者名共產黨領袖特米屈里曼，紐爾斯基的兄弟，他爲了要解釋史達林的一句名言「馬克思主義並非教條」，而是人生的指南」，就在「鱈魚」上創造了一句格言「不要讓瞎子扶牆」。

同樣的命運，留給最好的記者，真理報的專欄作家索司諾夫斯基，克勞夫夫和北列奇，或被槍斃或進監獄，第一個罪名是托洛茨基的同黨，第二個因爲西班牙內戰的通訊罪史達林，第三個因爲寫了一本「愛克和人類」的書，借沙皇愛克爲改良人類而整批批殺戮人民的政事，以噱史達林的政事，只有兩個相當有名的記者。至今留在真理報：沒有主張的愛倫堡和維爾傑作的機關文章的柴司拉夫斯基。

## 徐世廉譯

革命以前的老記者要是不死，就難得集中營，或者替報館寫點無關宏旨的雜文，寫作一個低級的助理人員，所有靠不住的非常員記者，則早就被特務和政務警察消滅殆盡了。

每個編輯室中，總有一個情報局所派的非常員記者，警告非常員同事的惡意言論。

有兩個告密者，爲安慰自己的良心起見，曾經向我吐露了他們失身的事，我現在且公佈這兩個人的姓名。

因此，在黨報社裏，只有共產黨員才可以工作，二十年以前，環境曾迫使共產黨也須利用非常員記者，而時至今日，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已經有足夠的備有黨報的新聞官了。

有三位蘇聯記者寫了三篇暴露蘇聯新聞內幕的文章，由於保障生命的安全，這裏無法將其真姓名揭露。中央社徐世廉先生前曾將其第一篇「密令指示下的蘇聯報紙」譯載「周末觀察」，編者覺得這種資料很有興趣，爰商徐氏同意將其餘二篇發表於此。

——編者



# 外勤記者

## 東縛重重

**不隨** 蘇聯記者從來不  
能便關 想關入關了大門的地  
方。在這方面太好奇  
，足以表示沒禮貌。他可以自由走進  
各種機關裏的許多房間，他甚至可以在  
裏面有這些機關的不愉快的新聞，  
但是有許多房間，沒有記者敢嘗試  
隨意進去的，不論他沒有黨證。  
這些房間後面做什麼事，他決  
不敢寫出來，雖然也許他從間接方面  
知道得很多。在這些機關的機關中，  
計有：政治警察局的各地辦事處，監  
獄和集中營，紅軍的許多特別機關，  
國防部的各地辦事處，一切軍需工  
業工廠，所有國營事業中隸屬於政治  
警察的特別部門，黨的各兩委員會，  
而最後令人覺得奇怪的是政府統計機  
關中的大多數部門。

**大胆** 即使中央委員會所信任  
的編輯，也不敢向政治  
警察提出這種要求：「  
我對於偵查盤詰的技術  
感覺興趣，讓我看看你  
們的長官怎樣工作，」  
這像一個大膽的編輯，多半馬上會被  
帶到他想去看的地方，但是為了另一  
個目的：去找出他何以有那種想法的  
原因，以及他在什麼地方和誰談起  
這個問題等等，然後他多半會出聲到  
一個「遙遠」的地方，從此永無回來  
的可能。

**偵查** 統計部統計許多可靠的數字。關於  
於蘇聯人民一般壽命的確低，關於缺  
乏食物而引起的病患的增加，或者

關於人口中「寄生份子」。增加的程  
度遠超過以前「開拓者」的數目等等  
，但所有這些數字並不公佈，而且供  
中央委員會和設計機關用。  
全部資料像金條一樣鎖在保險箱  
裏，或許美國人現在可以知道，爲什  
麼在蘇聯「洩漏秘密消息」或「遺失  
秘密文件」要處徒刑十年，以及爲什  
麼蘇聯報紙上刊載的統計數字如此其  
少，和無關重要。

### 一字一改

最重要而可靠的新  
聞來源都對蘇聯報紙關  
起大門。上面所說的那  
些擁有資料的政府機關  
，認爲時機適當的時候  
，就自動將某種消息透  
給報館刊載，這類消息  
，不許動一個字。

莫斯科有一次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一個名叫阿木根的記者，看到「烏  
格魯」剛送給編輯的一則簡短的新聞  
稿，關於俄國財政部職員麥拉科夫斯  
基的。阿木根覺得這篇官方公佈的新  
聞實在太簡短了，就拿起電話話筒。  
「喂！請你談一談烏格魯。」是耶  
，耶哥大的辦公室，我叫阿木根，新  
聞記者。謝謝！耶哥大同志嗎？我們  
剛接到你送來的稿子。你可以給我們  
的報紙補充一點麥拉科夫斯基的消息嗎  
？請問——「一個字沒有」。是耶  
哥大的吼聲。

可是那個笨傢伙阿木根，還不懈  
上聽筒，「哦，我想他現在很忙，但請  
問他，下面的人一定可以多告訴我一  
點消息，可以吧？」「我把你聽起  
來，是「烏格魯」裏的恐怖聲，「  
「啊，謝謝你，耶哥大同志，」阿木  
根混身發抖，掛上聽筒。  
這是一個很好的關於政治和機密  
的教訓，所謂所謂寫稿精神，簡短  
短而確定，只有兩個短句子「一個字  
沒有」和「把你聽起」。這個教訓對

於第二流的新聞記者，尤其有用，他  
們所採訪的對象是低級政府機關，以  
爲所有的門都對他們大開。他們憤  
於自由報道公共集會的新聞，也憤於  
隨意揭發職業的詳情，就以爲從一切  
其他的權威方面採訪新聞也一樣簡  
單。

我不知道在美國情形如何，但是  
在蘇聯新聞記者對於保持「距離」，  
必須具有極敏銳的感覺。  
地方報上的材料，百分之八十是  
編輯人員的工作，百分之十五是地方  
當局和農村通訊員所寫的。

感謝上帝，蘇聯記者即使得不到那  
些不容他置喙的新聞，依舊有充分的  
題材可寫，譬如像「最好的和最壞的  
集體農場」這樣一個題目，可以保證  
許多記者得到整整一個欄目和牛油。  
記者本人常常用不着根據自己的  
判斷，去分析一打集體農場的進步和  
退化！他爲什麼要自己寫這樣大責任  
，帶着各種各樣不愉快的糾葛？地方  
黨部和集體農場協會充份準備給這個  
記者以一切有用的指示：什麼地方要  
去，那一個應該談話，那一個可以非  
難，他們並且供給他比較好的數字，  
於是留給記者自己所做的工作就不  
太多了。

寫三件事實，半打比較好的數字  
，以及二百行長的文字，就此湊成功  
一篇向所有雙眼的機關公文沒有兩樣  
的大作，千篇一律，異常的公式化，  
毫無半點文學意味。  
這是事實，有些黨員記者接到編  
輯的這種通知，也自己去找題材。但即使  
在這種情形下，也不會發生什麼麻煩  
的事。編者會刪掉所有有害的思想，  
如果有的話，而記者完全知道他應該  
寫些什麼和怎樣的寫法。方才不致危  
害自己地位和失去黨證。  
在地方性的城市裏，更容易獲得  
新聞材料。有許多機關和組織，每天

上午對八個至十個專門派來訪問的記  
者，分送會議的詳情，決議案，帳目  
報告以及數字，記者有了這些材料，  
可以任下午從容寫上一則新聞，不必  
怕什麼人來奪取材料，沒有旁的記者  
准許訪問另一個人的「顧客」。  
至於蘇聯記者何以歡喜這種重要  
性和榮譽，那又完全是另一問題。因  
爲他，所從事的是積極的宣傳工作，  
因此對於布爾雪維克的總負責一部份  
責任。黨給與蘇聯記者以權威和優越  
的物質生活，爲的要彌補他良心上的  
痛苦，因爲沒有一個蘇聯記者會真心  
假裝自己的寫作完全只是發表客觀的  
事實。



**△**通來本市發現什  
麼「白匪隊」，「飛虎  
隊」，「白匪隊」，「  
三十六友」，「一〇八  
將」等小流氓的組織，  
他們濫殺無辜，入  
菜館吃白食，街頭調戲  
女人，在後湖則是一湖  
說也「打泡不平」。整本加厲，搗  
毀學校，毆打員生，身價利刃，行兇  
傷人，並強迫各校學生加入其組織，  
勢極逼人，已引起衛戍司令部的高度  
警惕。孫連仲特設表談話，表示決予嚴  
取締。

**△**偵探索求加價百分之十五  
十，祇能索求加價百分之十五  
要社會局長謝德字立刻答覆，在局長  
室中揮拳擲臂，互相拍桌大罵，演了  
一番鬧劇，據說是一這年頭大家肝火  
都旺。  
**△**昇州路破獲的地下錢莊，老板  
劉漢章在逃，警方特設偵查時該地  
下錢莊與外國通話的錄音片。據說該  
錢莊與澳門有淵源，也與官商資本  
有關，市民皆注意這個案子的發展。  
**△**救濟特捐提名大會，定七月十  
八日舉行，選舉巨富，凡屬華族資  
者均有資格被提名，出資舒難。



# 職業宣傳家

## 口中的「光明」

陳辭

新路周刊的短評於讀後，總覺得金裕的演講之後，結論認為：「世界也不完全是黑暗的一團，牠有黑暗之處，也有光明之處。」說

金裕的「精神勇氣」，「在遠東之黑暗的一面，不能不算是光明的一點。」關於光明與黑暗的解釋，在當前這個五色繽紛萬象維陳的世界，原無一定的含義。每一個集團或每一個人物，都基於自己主觀的觀點，根據其自己的愛憎，去衡量某一事物的光明或黑暗，或謳歌之，或詆毀之。這種現象，已經使人無所適從。加之若干職業宣傳家每每利用世人惶惑的情緒，大吹其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法線，把黑暗說成光明，地獄說成天堂，魔鬼說成神仙，這便邪說橫流，正義蕩然無存，不僅神經衰弱者被弄得頭昏目眩，就是頭腦清醒者有時也被

弄得糊塗起來。這樣，職業宣傳家可以同主人交卷，而他們的政治目的也就達到了。

今日的世界，雖然是百家爭鳴，見仁見智，看法容有差異，但基本上，仍然有着一個原則。這原則就是和平、安定、正義、公理。根據這些原則去判斷是非，辨別真偽，分析問題，確定態度，庶幾不致有大的耽誤。今日世界何處存在着光明？何處是黑暗一團？衡諸上述，冷靜思考，就能獲得正確的結論。

緬甸總理金裕在仰光對着一萬餘人的演說，發表他聯合左翼黨的計劃是：取消資本主義，國家管制進口，把財政權由倫敦移到緬甸，防止損害主權的外援，廢除大地主制度，幫助工人對抗資本家，允許傳播馬克斯主義。而且公開宣稱：他要盡最大的力量，與蘇聯建立經濟及政治的關係，他更公開的指出：緬甸雖然被英美勢力範圍內的國家所包圍，它的領袖希望追隨蘇聯所願的理想。

最近美國的前鋒論壇報曾呼籲世界密切注視共產黨對亞洲的侵略，指稱「此一問題乃一長期性及其具有嚴重性之問題。」英國愛因斯坦的社論，也指出在亞洲多數國家中共產勢力的蔓延。而自馬來亞及緬甸傳出的消息，尤令人感覺不安。該

報認為，亞洲主要國家為中國、巴基斯坦及印度，如共產主義欲控制亞洲，必先採取此等國家。中國在國際共產主義的鼓勵和實際支援之下，今日的情形已是人所共見，而印度共產黨據該報稱「業已誘惑印巴兩自治領內特種階級中部份最優秀之青年。」

極權主義國家在亞洲的企圖已是非常明顯的了，它的鐵幕擴張所及，到底是給亞洲帶來光明，或是帶來黑暗呢？事實勝於雄辯，我們不必遠看東歐，就看看中國吧。中國共產黨不是一盞最大力量，與蘇聯建立經濟和政治關係「嗎？不是正「道隨蘇聯所願的理想」嗎？然而中國今日是普遍的戰亂，普遍的破壞，徹底的毀滅，澈底的墮落，沒有安定，沒有和平，沒有正義與公理，共產黨勢力所及，乃是殘殺淫擄，摧殘毀滅惟恐不力的最黑暗最殘酷的人間地獄。如果說這是一「光明的地方」，未免太忍心了。

聰明的新路周刊短評作者，對金裕與中國共產黨如出一轍的主張和計劃「姑置不論」，而單單「飲服」他的「獨立精神」和「勇氣」，實令人不解。金裕的「這隨蘇聯所願的理想」，

是「獨立精神」嗎？他的「允許傳播馬克斯主義」，「盡最大力量，與蘇聯建立經濟及政治關係」，是「勇氣」嗎？是的，正如新路周刊短評作者所謂：「在東亞的國家里，有幾個政治領袖有遠大的獨立精神？有幾個政府當局有提出這樣的主張和勇氣？」

是的，連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也不敢這樣明目張膽的和蘇托出，因為這樣「不打自招式」的供狀會根本戳穿它們的紙老虎的。在東亞，當然更沒有別的國家和領袖像金裕這樣「可愛」。因為，這不是明明白白的說，我將歸於蘇維埃聯邦之一。成為蘇聯的附庸，這就是「獨立精神」，不惜公然自認臣事蘇聯，這種恬不知恥的態度，就是「英勇氣魄」，合起來就成爲黑暗的遠東之「光明」的一面。「休矣，這是什麼論調！」

我們願亞洲人民提高警覺，這種主觀的擴張魔手正伸向每一個角落，它帶來的不但不是職業宣傳家所說的「光明」，而是黑暗，無邊無底的可怕的黑暗，警惕那些隱藏在巧妙的營壘裏面詭曲的宣傳，在我們今日的死鬥爭中，乃是非常重要的！



# 「民盟」份 于悔不當初

△一位從前曾任國軍駐延安聯絡參謀現正地位頗高之徐××將軍，上月由蘇聯一刊物社信。在信「民盟」份子一見徐氏甚感戒懼，深恐徐氏前往蘇聯作「特工」云也。徐氏當告彼等謂：「我是來搞文化工作的，請不必怕。」彼等始均釋然。且謂徐氏茶叙。席間，彼等告徐氏：「當初不參加大及政府，不過爲存觀望而已；不料政府後來即宣佈民盟爲非法，使我們大感驚恐。」并謂：「目前政府處境極艱，有如珍珠港事變後中德所處情形一樣，已由單獨作戰變爲聯合作戰。」言下大有悔不當初而圖復水復收之概。

# 張君勳急與不急

△民主兩黨立憲問題猶未完全解決。惟問題演變至今，亦殊多變妙存在。在前年制憲大會召開時，民社黨黨魁張君勳氏對參加大及政府非常作急，善是時乃張君勳氏，任中央銀行總裁之脫甚盛，張氏急欲以民社黨參加政府好當局以爲乃弟助也。嗣該黨其第一元老「則不甚積極。此次新政府成立及新立法院召開後，張氏對民社黨參加政府及立憲問題初亦非常積極，認爲即令立憲名額少佔其名也無不可，蓋其時中央行政改組之說甚盛，張氏復欲以此圖乃弟助也；但該黨人士則又反對，且對張氏此種只顧家

人不顧同志之作風頗有指駮。末幾，民社黨內部之議來決而公權能張之舉聞矣。近來，政府雖仍應盼該黨立憲出席及參加政府；但因立憲名額問題政府無法大略降於當局，該黨若干人士頗爲無意，主張即謀解決，而張氏則又意態蕭然矣。

# 俞鴻鈞七百羅漢

△新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氏此次係其第二次坐上總裁寶座。其第一次任職行總裁時，僅帶新人達七百之多，一時有「七百羅漢」之說，不知俞氏此番舊地重遊，又帶去羅漢幾百也。

# 土地處長忽受寵榮

△農民銀行，顧名思義，其對象應爲農民；但其內部與農民關係最大之土地金融處平時却最不吃香。處長黃通且曾因此而憤而辭職。不意最近該行總經理李敏銘忽命人詢黃氏：何時有暇？意欲一談。黃大感奇突，蓋總經理與處長隨時皆可談話，何必特別約定？乃往李氏處詢究竟。李氏曰：我不但要請你一談，且欲請你小酌，蓋最近在上海，外國人時有以「中國土地問題」問我者，貴處之重要可知也。

# 幣制改革尚須時日

△近來幣制即將改革之說甚盛，上，據明瞭內幕人談：此舉殊非易事，蓋一種新幣從設計繪圖製版到印成，非四個月不辦也。

# 司徒大使有去職說

△英大使司徒雷登，已有去職之說。馬歇爾當初欲以司徒爲緩和亞洲共產主義之人，刻美國東亞政策轉趨積極，已無此需要矣。繼任人選可能爲魏德邁將軍。惟美國大選即將舉行，共和黨必卜勝利，故無此人肯當此六個月之大使。聞馬歇爾因此將動司徒再作六月。

# 「尚須辦理結束」

△英美在大戰期間，爲擊敗德國，設立聯合參謀本部，至今尚未撤銷。史達林對此殊爲關心，三度叫莫洛托夫問原因，英美答稱：「尚須辦理結束」。回意當初三國解除戰時，其秘密處始終存在，英美亦曾以問蘇聯，蘇聯之答復亦謂「尚未辦理結束」。先後相映，至爲有趣。

# 南韓近貌

△美國對韓政策變動不定，事實上南韓美軍當局完全係執行美國國務院之政策，本身不能有任何政策或方針。今日南韓之普遍反美情緒，亦即起因於美國政策之動盪不定。  
△韓關係採取日本之警察制度，警察高於一切，警察有生殺予奪之權。今日維持南韓治安者，均爲當日敵國所指揮之警察，韓國人民所最恨者爲此批警察；但美軍則予以配備給養，意欲徵兵於警，以便作戰時能爲用韓之基本部隊。日本時代之警察，全編八千人，刻南韓一地即達三萬人，警務自成一部，部長爲留美歸來者，

但韓部均爲以前日人所訓練者。  
△除警察外，另有警備隊（實即韓軍），該隊去年八月僅六千人，目前已達三萬五千人。司令官爲宋虎，爲編化中國之軍人，原在韓復榘部下，既編入八八師，曾參加松花江戰役，任團長職。

△此外尚有海防隊（實即海軍），人數不及四千，微不足道。  
△美軍數目傳有六萬，目前雖無撤退之說，但局勢無變更，撤退乃時間問題，差一切動作，均無久留準備，韓軍無一軍事基地，軍事之建設亦不顯著，似係一得韓軍實力充足，北韓軍無力南上後本身即將撤退，僅留顧問及技術人員，然後派隊之以軍火供給南韓（倘在韓軍尚未建立完成而即發生戰事，則美軍似將先行撤退，放棄南韓；蓋此處實無可守者，徒供犧牲而已。）

△美國在南韓，除佔領軍外，有軍政府之組織，此爲治理南韓之直接機關。軍政府指導朝鮮過渡政府，過渡政府之內常有美軍顧問。人民有何申請，先經過過渡政府；過渡政府認可後，須經顧問首肯；然後呈軍政府作最後之批准。美國人民業以效率見稱，然視其在韓之成績，則不盡然。  
△美軍若干人員確與南韓市交易，暴富顯赫者亦不乏人。

△美方對於韓國事務，不論大小，均加干涉，對於韓人極不信任，此亦爲引起韓人反美之另一原因。同時，美軍與美方人士與韓人絕不交往，雖在韓境，若居於另一世界，除市面外，任何地區不許美人員進出，因之與韓人隔閡極深，而引韓人之極大厭惡。

# 扭轉中國局勢之樞紐

## 當前的中國局勢

當前的中國局勢，由於共產主義在華第五種軍隊，執行其毀滅性的擴張政策，血腥的屠殺已將奄奄一息的中國帶入另一個大規模發達性的世界大戰途中，如何扭轉此一危殆局勢實為國際人士關切與憂慮所集注，大多數是認為惟有加強中國人民政權代表者，國民政府！的力量始可扭轉局勢，以下見解可見一般：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於六月二十四日接見記者時對中國之情況發表親切，堅決支持予中國大規模之財

# 國際論

日四月七至日八十二月六由

政及物資援助，並嚴厲指責國務院之有限制之撥款計劃對中國之混亂運動，尤表特殊之關切，堅定稱：「共和黨當政後，必能予中國額外及大量之援助。」

△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一塔虎脫於六月二十三日接見記者發表談話主張美國應增加對華軍事援助稱：「軍事援助較改善中國經濟現狀尤為重要，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實不足以應付中國對國際戰事的需要。」

△前總統胡佛於六月十八日著論研討中國之新政治局勢稱：「中國需要新領袖人才，將總統職權用新領袖人才使居要衝實屬重要。而扭轉中國之危局局勢。」

△阿根廷總統胡佛所辦之時代晚報於六月十六日以中國與南美洲國際貿易之關係為題撰刊專論一篇內稱：「南美對華貿易不僅有助於英勇之中國人民，且有益於南美。因南美可自中國方面獲得其巨量之生產品。南美所缺少者中國可以供應，如中國之絲，精良之磁器，茶葉，馬鞍及其他畜產品。中國目前改進其國民經濟之計劃，數年後必能以甚多有價之產品給予南美，尤其阿根廷，故方今之計，阿根廷實

如與華進行商務談判，此項談判對於吾人必極有利，因中國入非忘恩負義之民族也。」

△陳納德將軍於六月十六日在上海對記者會上指斥蘇聯發言人所謂戰爭爆發後外交委員會，陳述對於世界和平及援華之意見時，曾以大幅地圖；說明世界現已形成一小世界，一切事故凡在此一小世界中其區域發生影響時，必將在若干區域內影響其他各區域。余曾表示，如共產勢力繼續在中國擴展，而蘇聯復不能遵守其於一九四五年與中國所訂之條約，則將不可避免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余以此一地圖指出如蘇聯之侵略促成另一世界大戰，即若干區域可能用作轟炸基地。

：余不信戰爭為解決政治經濟問題之必要行動，戰爭決難解決任何問題，無論此等問題屬於過去抑或屬於將來，戰爭之唯一必要性在於制止其企圖征服全世界政教全人類之瘋狂野心者。歷史昭示吾人，過去有甚多此類人物，略舉其名，如威爾遜，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等均均。歷史終將昭示吾人，史達林及其黨羽之全部紀錄，乃在今日之世界中，唯一企圖以武力征服其他人民之集團。

戰爭煽動者，運用國家之全部資源，為戰爭之準備今日世界中之唯一戰爭煽動者，係屬於克里姆林宮之一羣人物，彼等盡其全部時間，研究赤化世界之途徑與方法，一切愛好和平之人士，將與余聯合一致，希望彼等瘋狂人物，決不能發動彼等之力圖即毀滅海空全部力量，向和平世界進攻。」

## 赤色魔手伸向亞洲

國際共產主義者對於侵略全世界的手法，向來繼續滲入，其向歐洲伸張的魔手，既阻於馬歇爾計劃實施後之西歐新形勢，對亞洲，這國際間魔手的一環，遂不得不伸出血淋淋的魔手，圖一舉而兼為之。亞洲國家多弱無力，眼將將在戰慄恐怖下一飽血口吞噬者的饒物，有遠見的國際人士對這一形勢是透切不過的。如：

△美政治評論家李智曼於六月十七日撰文評論蘇聯之亞洲政策稱：「蘇聯于歐洲確能，可能改變政策而在亞洲有所活動，美國應于日本，菲律賓，印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巴力斯坦等一噸喉地區一集中力量，以資應付。上述見解之立論根據為蘇聯新任駐美大使潘友新，及其新任駐安理會代表馬立克，均為遠東問題專家，前者曾任駐華大使，後者曾任駐日大使，蓋以通常蘇聯準備改變政策時，均調換其外交官員，同時蘇聯政策之改變亦倘有其他事實足資參酌，即（一）歐洲目前之和平攻勢對中國以及南亞情形（二）根據歷史，蘇聯之政策為在歐洲確能後即轉向亞洲。（三）馬克思之學說謂，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崩潰後，共產主義即獲勝利，為求適應新局勢，並保障西方國家在亞洲之合法權益及勢力起見，西方國家應即擬定新政策，新政策中，父應包括一措施，即選擇日本，菲律賓，印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巴力斯坦等咽喉要地，堅固保守，並力謀擴展，西方國家若不在少數地點集中力量，以謀發展，則規模更大之馬歇爾計劃恐亦決不能補助整個之亞洲，杜魯門計劃之干涉，亦不能對其有何裨益，而英法外交部，亦不能做其附庸之統治者支持之。」

△美論對華政策協會主席柯爾伯於考察中國及日本返美後在美國實月刊五月號撰文談蘇聯在遠東所建立之國際網內幕稱：「美作家斯沫德萊及史坦因前曾在其著作中，及在美外交軍事討論方面，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運動，此二人嗣後竟被發現與遠東地區內的史達

家，前者曾任駐華大使，後者曾任駐日大使，蓋以通常蘇聯準備改變政策時，均調換其外交官員，同時蘇聯政策之改變亦倘有其他事實足資參酌，即（一）歐洲目前之和平攻勢對中國以及南亞情形（二）根據歷史，蘇聯之政策為在歐洲確能後即轉向亞洲。（三）馬克思之學說謂，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崩潰後，共產主義即獲勝利，為求適應新局勢，並保障西方國家在亞洲之合法權益及勢力起見，西方國家應即擬定新政策，新政策中，父應包括一措施，即選擇日本，菲律賓，印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巴力斯坦等咽喉要地，堅固保守，並力謀擴展，西方國家若不在少數地點集中力量，以謀發展，則規模更大之馬歇爾計劃恐亦決不能補助整個之亞洲，杜魯門計劃之干涉，亦不能對其有何裨益，而英法外交部，亦不能做其附庸之統治者支持之。」

# 衡選萃

君羊輯譯



形的回憶錄，這間諜網  
雖然安全地在紐約沙拉  
頭加倫派斯基德毛女子  
學院任教，生活異常悠  
閒，具依然為中共領袖  
周恩來之美籍顧問。  
關於此間諜網在中  
國範圍活動的情形，人  
們知悉者很少，但我們  
確切地知道，斯沫德萊  
曾任上海為蘇聯間諜網  
著名首領邵爾吉充當招  
兵買馬的人員，邵爾吉  
出生於俄國，父母籍母  
俄籍一九四一年在日被  
捕前，一向為此間諜網  
的指揮人物。

中國與印度一旦落入共產黨  
之掌握，則世界之政治組織  
，尤其是經濟組織，將隨之  
變更。有謂中國與印度之共  
黨或將比較獨立，受其黨控  
制之中國與印度，不致即為  
蘇中印的一個軍事單位，此  
說或有相當理由。蘇維埃的  
亞洲在軍事上或經濟上，當  
不若蘇維埃的歐洲為強，但  
對於西方世界仍為一不愉快  
之舉，自有設法加以防止的  
必要。最有效果的辦法，自為  
依照馬歇爾案的方式對亞洲  
實施經濟援助。

歐洲與復。聯合國和美國對  
朝鮮的一半地區，也在進行  
同樣努力，但是日本政治和  
經濟發展的努力，均已因中  
國方面之反對，而遭遇到種  
種困難，中國對日本的態度  
如同法國對德國所表現的態  
度一樣，其理由亦相同。  
中國人在日本人手裏受  
了苦，其對日的痛恨和  
對日本復興的恐懼，亦似法  
國之於德國，亦以此兩國  
國家（中、法）內，雖有  
左派極端份子利用此種仇  
恨與恐懼心理，以激動人民  
感情；不但反對他們本國的  
敵人，也反對扶持此敵人的  
美國，因為美國為了本身「  
帝國主義」的目的，已成為  
被征服者的保護人。

應選些原則的最好方法，盡  
有意見。若是雙方各具善意  
，這些意見不難該是不能克  
服。  
▲美高馬利廣告報於六  
月十日發表社論評論美對日  
政策所引起中國之反感稱：  
一如何處理中日問題，已因  
最近之發展而成為複雜，會  
在德日兩手中蒙受損害之  
國家，所以產生恐懼與憤恨  
之心理，此點頗易理解。  
目下一種傾向，即對德  
人與日人之辦法，稍予減輕  
，藉使其可在某種限度而重  
建工業，俾兩國人民可以謀  
生，而不致繼續成爲征服者  
之軍，此種行動，縱使規  
定防止其軍事行動，縱使規  
範保障，在法與與中國方面  
，已引起仇視。

林祕希組織有關這責任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破獲的  
最為驚人的間諜網。  
：：：這個間諜網是由一  
個美國急進新聞記者斯沫德  
萊於一九二九年或一九三〇  
年在上海所組成，在一九三  
三年以前，活動範圍在中國  
，斯沫德萊曾著有「中國反  
攻」一中國之戰歌」等書，  
並曾任故卡爾遜將軍史迪威  
將軍的顧問，過去若干年來  
，曾為紐約前鋒論壇報，今  
日蘇俄，及其他報章雜誌撰  
述。  
假若有一天斯沫德萊所  
作的美國蘇維埃的迷夢實現  
了，她也許會寫出關於這一  
階段中，蘇聯間諜網活動情

於六月十五日社評分析共黨  
之亞洲擴張政策稱：「西方  
聯盟及馬歇爾方案如得在歐  
洲建立防止蘇聯擴張之壁壘  
，則蘇聯或時轉轉車頭，改  
向亞洲進發。莫斯科或決定  
既在東方有緩慢的場所，殊  
不啻在西方冒太大的危險。  
亞洲之民衆，對於不大  
顯烈的共產黨主義，或能予  
以接受。此等主義就其本身  
言，雖僅為溫和的共產主義  
，但被亞洲接受以後，共產  
黨的機構即可控制亞洲，亞  
洲區許多國家，若緬甸，錫  
蘭，緬甸，印尼，馬來亞等  
，共產黨已在積極發展之中  
。然共產黨在亞洲的主要目  
的，尚為中國與印度兩國，

由於美國跨骨而偏頑的  
租日政策，普遍激起中國各  
階層的反感，益以別有用心  
者的推波助瀾，在我國學生  
界遂爆發大規模的反美抗日  
運動，這一刺激性事件，不  
僅使國方遺憾，美國輿論  
界也充分表示疑慮與不安，  
但仍有若干頗屬冷靜的報刊是  
認爲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  
是對於中國政府委用求全  
的苦心孤詣是頗爲瞭解的，  
譬如：  
▲紐約時報於六月二十  
二日刊社論評論中國對日政  
策稱：「當此歐洲和遠東  
和平談判停滯中止的時候，  
西方列強已對德國之大半部  
地區實行政治和經濟的收組  
，力促是能自給自足和參加

此在得日方面，戰勝國與戰  
敗國間，具有相互關係，這  
一點，在歐洲復員計劃中已  
充分予以承認，法政府縱使在  
安全方面而有若干保留，終  
於接受德國爲該項計劃中的  
一個重要因素。假幸運的，  
中國政府對於日本，似乎也  
在相同的方向走，在學生  
的反美示威之前（這示威運  
動共產黨協助最緊要的直接  
責任）蔣總統、翁院長，王  
世杰部長，朱家驊部長等都  
發表聲明，認爲中國必須堅  
持日本的完全解除武裝，並  
防止其未來的重整軍備，  
而中國不擬採取報復政策，  
僅願培植一個民主的日本，  
使其能自謀生活。這是防止  
日本成爲共產主義擴張的唯  
一方法。中美之間，對於實

▲紐約前鋒論壇報於六  
月十九日社論檢討緬甸複雜  
政局稱：「目前緬甸之混亂  
局面對於研究亞洲問題之人  
士，並非意外。雖然料及今  
日迅速左傾之趨勢者，寥寥  
數人。緬甸方面政治穩定之  
各項事物，由於下列若干事  
項而告擱置，如日軍之佔領  
，中美英軍之收復緬甸，英  
國決定予緬甸及時蔣有獨立  
地位，以及緬甸成爲共和國  
後，由於內部仇怨而發生之  
暗殺事件。目前之混亂，雖  
在預料之中，然似難預料，  
緬甸最近將來如何？至於緬  
甸之將來更難談及。唯有  
預料，今後數年或可直率  
預料，今後數年或可直率  
預料，今後數年或可直率  
預料，今後數年或可直率

# 天風海濤樓創記

伯商

## 一 武侯寨與孟獲城

西南徼外，有武侯寨與孟獲城數處：一在西康樂西公路擦羅至冕甯道上，一在西禪公路西昌至祥雲道上。皆依山據險，成對壘之形。三十年夏，余由樂西公路入康，車過鐵寨寨，大山前橫，高峯插雲。其前邱陵起伏，有一處地形特高，森林密茂，鬱鬱蒼蒼，據傳即係孟獲城；其北相去數里，為武侯寨，皆用兵險要之地，然而一無遺蹟可考矣。大抵當年武侯自安上南征，渡小相嶺，循安甯河，逾金沙江而克益州，下永昌，轉戰而前，七擒七縱，故一路類多武侯寨孟獲城遺蹟。野人指點，故加煊染；山光雲影，倍令人思。余有句云：『孟獲城荒霜陣白，印池月冷露華浮』，亦寫實也。

## 二 五月渡瀘

武侯出師表所謂『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傳誦千古。然所謂瀘水，究在何處，言人人殊。綜而言之，凡分三說：(1)瀘水即大渡河說 此說類多根據傳聞，並無確證，如榮經縣志云：『縣西境有大渡河，其上流為瀘水』；近人游記中，亦往往以訛傳訛，謂武侯渡瀘為大渡河矣。

(2)瀘水即若水說 方輿記要云：『瀘水，其原曰若水，下流曰瀘水，入金沙江。』水經注云：『若水東北至提縣為瀘江水，又東北至樊道縣，入於江。』後漢書西南夷列傳章懷太子注：『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樊道入江，在今嶺州南。』齊氏水道提綱云：『若水古瀘水，即雅龍江，俗名打冲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巴顏喀喇山。』以上俱以若水為瀘水。然若水範圍，古人並不一致，有單指雅龍江者（如方輿紀要及水道提綱，有兼包括與雅龍江合流以後之金沙江者（如水經注及後漢書西南夷列傳章懷太子注）。以諸葛武侯南征渡瀘而論，所渡當係今之金沙江，而非雅龍江也。

(3)瀘水即金沙江說 清一統志云：『瀘水在朱提界，武侯渡瀘，在其地。』按朱提在今四川宜賓縣南，是指金沙江為瀘水也。揮塵錄云：『孔明五月渡瀘，即金沙江，在會理州北。』後漢曰章懷太子注，言之更詳，並稱『瀘水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

以上三說，第一說本無確證，不能成立；第二第三說雖一指若水，一指金沙江，然古人對若水之界說不一，若併以金沙江自會理至宜賓一段包含在內，則二說可以貫通。唐書謂吐蕃嘗屯三瀘，張鳴鳳以為三瀘即指若水、繩水、孫水（即雅龍江、金沙江、安甯河）：元和羣國志謂『嶺州西至東瀘水二百里，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所謂東瀘水，即指雅龍江，蓋在金沙江之東北，故別之為東。特既有東瀘水，當必有西瀘水（意指金沙江）或北瀘水（意指安甯河），特未見



其名耳。瀘渡當在雅龍江金沙江二水合流之下。然則武侯所渡之瀘，蓋為金沙江而非雅龍江明矣。

吾友王紹曾君，嘗作「諸葛武侯南征始末」，亦斷定武侯渡瀘，係渡金沙江，其地應在今會理之三磊子，即雅龍江金沙江二水合流之下，蓋卽元和志所稱之「瀘渡」，與余所見略同。蓋武侯渡瀘，直趨益州（卽今昆明），必由會理渡江，清一統志謂由朱提渡瀘非也。總之瀘水指金沙江，渡瀘之處當在會理西南，卽元和志所稱「瀘渡」，當可斷言也。至近人有言深入不毛卽入莫之轉音者，牽強附會，不值識者一笑。然此等人固以考古學家自命也，悲夫！

### 三 太平天國翼王大軍被困處

西康樂西公路道上一高原，曰大營盤，道旁石碑大書「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被困處」。其北為鐵寨寨，係一山峽，四圍羣山環繞，懸崖削壁，直上青天。公路未通以前，僅有鳥道，可登其巔，其上則係一高原，頗為平潤，可駐人馬，故太平天國翼王札營於此。想像當年，翼王勞師遠征，壯士力盡，未解重圍，其孤軍苦戰之情景，如在目前。同行者有保羅士司嶺光電，其叔祖嶺承恩，卽擒翼王有功之田壩土司，為道當年戰蹟，並及夷人傳說，繪聲畫影，令人神往不止。

### 四 翼王死事處

太平天國翼王，英風亮節，舉世欽仰，而其不得志於中朝，遠走蠻荒，不幸被算，遂致殉國，百世之下，猶令人低徊不止。余嘗綜合遺聞七說，考定其死事時間地點如左：

- (1) 翼王被擒時間，在清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 (2) 翼王被擒地點，在洗馬姑（今作洗馬沽）之涼橋；
- (3) 被擒緣由，為先受土司誑騙，陷入絕地；繼因兵敗被圍，糧盡援絕，欲犧牲一己，保全三軍，致受楊應剛之紿，而被夷兵所擒。

(4) 翼王姬妾在涼橋赴水殉節者五人，幼子二人。

(5) 殉國時間地點，為同年五月初十日，被害於成都。

余游西康，嘗循翼王入川舊路南下，在洗馬沽河與大渡河合流處之農場，凡留四日，嘗至古戰場（安順）一帶，考察其川形勢，及檔案文書中所載地名，與今日地名之異同。覺太平天國去今未遠，地名尚多相同；而大渡河，松林小河，及洗馬沽河之間，山高水急，形勢險惡，終古濤聲，震激山壑，行軍至此，真有山窮水盡之感。余有詩弔之云：

橫江欲渡水湯湯 灑酒臨風弔翼王

千古濤聲悲異域 百年遺事話蠻荒

彎弓欲射胡天月 躍馬心存漢代疆

我亦未酬鴻鵠志 雲山東望倍淒涼

# 梅隱廬譚性

厚著

古諺指人之不知警惕，處危若安者，曰「燕巢危幕」。燕乃無知小生物，在危幕而不知危幕，原無足責。若人則忝爲萬物靈，若亦處危若安，則大不可。余自十六年即來京，彼時一切純樸，大人先生居陋巷，或寓舊式「仕宦行臺」，的是一番興國氣象，憶中正街（即今白下路）之西成旅社，所居多中委，且爲江中委，若在今日，則次一級者亦不屑過問矣。友人之來京任職者，所居亦簡陋，陳設非賤即竹。余方欣慰於革命政府之究不同凡響，孰知此種景況，只如曇花一現。即以居室一端而論，昨居平屋者，今遷洋房矣，昨居洋房，今建新廈矣。其中陳設，亦靡不精益求精，沙發非絲絨即皮背，地板非柚木即柳安。自市府闢新住宅區後，修屋之風更盛行。吾人但巡遊於簡薦任階級，所談無非購地建屋事，相沿成風，幾有無屋令人俗之歎；而閨中貴婦，更競以自建新舍之圖型相誇耀，婦則勵其夫君，於是一屋之建，有數易其材料者。吳逆頌辜之新舍，其地板即先爲柳安，後改換柚木。李逆聖五之新舍，水汀係特別裝置，爲京滬所未見。某友之新舍，已落成矣，以夫人一言，遂將屋頂改爲中國宮殿式，多花近六千元，以增加情趣之調和。有人用窄而合縫之洋松鋪地板者，在今日將驚爲僅見，而在彼時若輩均嗤之以鼻，余曾親聞親視其事。常於燈紅酒綠，酒酣耳熱之際，以爲中國且爲強國矣，建設亦躋及近代文明之水準矣。願一靜思觀察，東北之烽火方興，倭寇之野心未已，則又未嘗不痛心於若輩釜魚幕燕式之自娛爲可悲。今抗戰八年，艱苦倍嘗，復員以後，國難方殷，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箭，去日寇庸又多讓？乃都中人士之日常生活，又逐步恢復戰前之作風，姑以汽車論，去春文武官吏中，尙有未備汽車或僅以吉普代步者，入夏以還，無車者有車矣！吉普者換轎車矣！降及今歲，則大小機關，主官無不有車，車無不換新，一九四八年型之道奇克福特滿目皆是，較之滬上，車數雖不及，而車新程度則遠過之。余訪其所以，以詢友，友人啞然曰：君何呆！君亦知今之機關主官一上台，即以購新汽車爲唯一要政乎？若然，若輩殆無意中成爲外國汽車老闆之經紀人矣！又若居室，京中房舍縱至陋，亦較重慶竹篾捆紮而黃泥粉飾者高萬倍。乃若輩曾不自滿，向中央信託局貸款者有之，借口建立新村者有之，強事增奉，務求美備，儼然太平氣象。有心人對此，能不殷憂長太息耶。

中國在世界反侵略，反集權之主力戰中，地位重要，莫之與京，而吾人之表現，其堅苦卓越，又足彪炳千古，所遇至奮，例如在上次大戰中，我人苦戰四年，歐戰方起，又二年，珍珠港事變方作，依理盟友應竭力先援此長期苦戰之友，而美方之戰略，則爲先歐後亞，致吾人久戰力疲，倘非精神力量過人，幾無以自持。又如復員以後，赤色狂潮，汎

瀝全世界，中國處境最苦，負荷最重，而美國之計劃，則仍為先歐後亞，且為先日本，後韓國，次中國。其所以致此之因。未參加聯合參謀部，或為其主因之一。爰大戰時英美有聯合參謀部之設，時中國駐美之軍事代表團團長為熊天翼氏，然彼始終徘徊大門之外，未能參與聯合參謀之機宜。英美偏見為一因，我代表團中人才未臻美備，不能以對敵正確之情報與判斷，啓人重視為又一因。蓋熊氏原擬約楊樸園，邵毓麟，王梵生三人偕行，而楊為第二廳長，邵長情報司兼侍從室機要組長，王則長國際問題研究所，均無暇他離，此三人皆一時妙選，若得其偕行，我代表團當不致被人冷視也。殆珍珠港事變興，商啓宇為團長，邵毓麟氏往佐，商納邵言，向馬歇爾交涉，始允入聯合參謀部之門，事先擬定計劃，由邵飛返重慶呈核，邵抵渝而日本降，故參加聯合參謀部之事又中攔。倘此事不因復員之千頭萬緒，而先置重點於聯合參謀部之參加，則馬卿已允於前，當無法食言於後。吾人在其門內，發言之機至多，則彼此情況之瞭解，當大有助益於軍事。此雖往事，然或亦有補於關心國際問題者。

(上接第7頁)

劉：

「前幾天看新民晚刊裏面有一段說，你和蘇聯大使羅申，是什麼「第五國際」，「愛委會」的領導份子，究竟如何，請問太太？」

邵太太：

「這到是一個消息，究竟怎樣一回事。」

邵先生：

「新民晚刊有一部份是對的，一部份不對……我承認我是第五國際創立人之一，但我才非力薄，早已辭去「會長」職務。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所以和共產黨人的「第三國際」立場不同；而托洛美基派的「第四國際」，又當我們蘇聯友人所反對。所以我從我們中突友人利害與共的「第五國際」着手，建立中蘇友誼。如果聯合國成立「愛委會」，我可以担保安全理事會的蘇聯代表，會放棄否決權的。」

飯畢茶後，記者陪看仲夏的燭燭，在柳絲影裏，擺別了我們的外交界士，當記者被鎖在蘇門外後，回車一角紅樓，聽海邊浮現一雙智慧的大眼和一副無情誠懇的面額。(完)

## 言

△一團如秋，海斯拉夫狄托元帥之被逐出共產國際情勢，為極端主權控制下東歐集團分別離析之開始。吾人觀狄托之變，為明顯的國際主義與國家主義之根本矛盾的發露。人們雖亦有愛共產主義者，但人類之良心，使之不能不更愛祖國。到了兩者不可得兼的時候，勢不能不放棄前者。戰後在極端主權國家懷抱中紅得發紫的狄托之有今日，自國歷史的必然，對今日東歐乃至遠東與狄托具有同樣命運的人，狄托已經指出了應走的道路。

△共運的最大畏懼是空軍，歷次戰役，都給它慘重的打擊，所以策動他的應變而來指搦國軍轟炸的不人道，又提出什麼不作不設防城市等似是而非的理由。京中某女立委的報紙，就為些大費氣力，可惜不遇明眼人。

△立法院已將近休會了，還是亂烘烘一片，而且派系分得很多，什麼一四俱樂部，知國社，革新

會……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我們且不反對立法委員們集結小組，但如果像他們今天的亂烘烘一片，弄不出一點玩意來，即便不拿公費，談費，也有些對不起選民吧！

△立法委員中新近發現了英雄主義的人物這類人不學無術，專以出風頭為能事，尤其喜歡利用外國記者說話，大設其荒唐論調，以求出洋風頭。這種人一無所長，只會村婦罵街式的一味張口大罵，罵政府罵社會，甚至罵領袖，全不想他這委員是由何而來！一過了河就想拆橋。更不記得為請求提名向人下賄的醜事，對這種死出風頭的人，立委諸公如果愛惜羽毛，應合力拿棒打出去！

蘇門不捐救濟特捐，最大心病是怕人說他有種，所以寧可不捐而挨罵，不肯捐了招惹更大麻煩。這種心理的不健全，從徐堪主任長捐洋房一區而打破。以前有些報紙也罵過徐氏，說他舉蘇門，但他樂捐以後，人們所給予他的只是頌揚和贊美。社會是有公道，只有為富不仁的人，才永遠為社會所摒棄。

# 臺灣糖業公司

◁▷ 出品 ▷▷

白糖 粗糖 酒精 酵母

總公司 台灣台北延平南路一一二號

總公司辦事處

上海 電話

福州路三十七號  
一六八三四—五號

第一區分公司

台

灣

虎

尾

第二區分公司

台

灣

屏

東

第三區分公司

台

灣

麻

豆

第四區分公司

台

灣

新

營